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新古文辭類纂卷三 論辨類三

諸暨蔣端藻纂集

陳通父南言二

樵者謂步兵曰。余樵五嶺之顛。山徑余所知也。踰嶺為嶺南。宜章其衝也。禦嶺南先守宜。救宜之路若何。步兵曰。郴所以救宜。險要在摺嶺。余所司也。然我之所守。即為賊之所攻。明由摺嶺。掠宜。彼必盡力以禦。陰由摺嶺之西黃毛。摺嶺之東大隈。以出其背焉。蓋橫絕南北者嶺。自臨武入彬為高堂山。西有小徑。黃毛是也。東為摺嶺。起五蓋山。其東之小徑。則大隈焉。過此則桂陽矣。夫中原險要在水。或在路所會歸之處。邊苗險要在山。實在兩山斷而復連之處。山龍也。斷處峽也。山防之法在斷龍。征徭尤善。徭善行山。其伍散而不聚。我聚而攻其一。道則徑小。

難容衆。散而攻其數道。則彼盡力以圍我一道。我印攻則彼乘高以禦。我登峰則彼圍其下。擊東西奔。擊西東奔。擊首尾則上下四旁奔。而我不能追。斷其龍則彼无奔路。龍之起也。万仞其伏也。一線所伏之處。其水分流。是謂之峽。山路會歸之處也。大龍之下。小龍出也。其脈亦一線。龍斷則彼奔馳于此山而不能越山而遁。入山先看水。大水大峽之所出。小水小峽之所出。潮水則峽見。斷而圍攻之。節。斷節。攻如破竹。然節破則竹自解。夫徭可由貴州至常德。洞庭可由貴州廣西至衡山寶慶。至湘陰洞庭。皆數百里不經州縣。若五嶺則可由廣西永州郴桂大庾至閩浙。數千里不經州縣。橫絕南北者。領。上泉分南北流。故中无大水以界之。州縣在平地。斷龍如斬它。斬其中則分為兩陰。要大路大峽也。間道小路小峽也。摺領大峽也。黃毛大

隈小峽也。不獨此也。陰平峽也。散關峽也。武關峽也。凡出奇之路。无不出于峽者。看水知峽。則鄉道出奇。可以意會焉。曰。子嘗從事于猛。當其由江華而至常甯。何不言其法而斷之。何至出擾數百里。八排廣千里。何至聚萬人于中而不能戰。步兵曰。池塘墟亦峽也。海軍門不知而中伏也。斷東西之水。而南北皆山。故不得出。當今之事。言者不行。者不言。殺犬所以守夜也。而制之曰。爾其蓄以御賊。无吠而驚予夢也。賊在垣而嗾犬于門。不得則罪犬。子欲我為驚夢之犬。而孰知我將為當門之犬乎。

陳通甫南言三

有漁者歌而過曰。蟹有爪兮不能馳。魚有翅兮不能飛。囊為罔兮而誰為之錐。步兵問曰。何子聲之淒以悲也。漁者曰。吾聞子與樵言則善矣。是以感而哥也。步兵曰。物莫不好生而惡死。溺

潭之數。魚所歸焉。吾烏知數之樂于魚邪。魚之樂于數邪。水之
忘于魚邪。魚之忘于水邪。魚忘于江中之水。烏知其不忘釜中
之水邪。子知魚之樂于數。烏知魚之不樂于釜邪。子不忘數中
之魚。莫忘于釜中之魚也。漁者曰。物莫患于好貪而惡廉。人莫
患于好譽而惡毀。蝦求食而亡所依。知水母之無目也。戴之以
游。蝦謂水母曰。子真足以覆庇羣生也。水母亦自以為足覆庇
羣生也。且得蝦則縱橫自如。而孰知漁立于磯而網之。蝦逃而
水母不得脫。故茂林之下。必有陷穽。而獸聚焉。溪園之上。必有
釣磯。而魚游焉。其藏身之所。即其失身之所。則貪者終不學藏
也。步兵曰。子知歎之聚于林。魚之游于淵。莫不知歎之遠於穽。
魚之辟於磯乎。子立於磯。莫不知入於磯乎。子知浮家之可以
遠世。莫知盜者之將以子舟為渡。乞人之將以子舟為薪。而吾

曹之將以子舟為差使也。子以磯為機心。惡知人將以子舟為
機事乎。漁者曰。艸生牆上。有蚓穴于牆下。而食其土壤。艸无如
蚓何也。秋雨時至。基空牆壞。而艸受其殃。蚓亡所傷也。復它徙
馬哀哉。少无損于牆。而受之糸也。乃復哥曰。北風漸寒兮。瀟湘
欲波。帆破桅失兮。舟將奈何。蒼梧雲沒兮。淚滂沱。步兵曰。局中
多樂。局外多憂。洵然。

陸存齋張釋之不拜嗇夫論

張釋之為謁者僕射。从文帝登虎圈。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。十
餘問不能對。虎圈嗇夫从旁代對甚悉。欲以觀其能。口對響應
无窮者。上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。釋之對曰。夫絳侯周勃。東
陽侯張敖。如言事雖不能出口。而皆倂長者。豈數此嗇夫謀。
利口捷給哉。陛下以其口辨而超遷之。臣恐天下靡。爭為口

辨而无實也。上曰善。乃止。不拜。嗇夫。君子曰。釋之可謂知大體矣。雖然。其識則是也。其言則非也。夫所患于利口捷給者。為其徒能言而寔不可用也。今嗇夫之才可用。與不釋之。蓋不知也。惟以其能言而逆斥之。夫嗇夫居上林。而因知禽獸之數。其意非為天子之問。欲以言語取上知也。无所為而能之。其才宜必有過人者。而釋之乃謂利口不可用。夫以才者為利口。則是尉之居位而曠其職者。反得侮之為慮。謹矣。而可乎。且釋之以勃相如為言。亦非也。勃相如為天子大臣。備天子平治天下。宜持大體。去小譽。非嗇夫下吏比也。勃嘗與陳平見上。上問天下決獄錢穀之數。勃不能對。問平。平曰。有主者。上曰。苟非有主者。而君所主者何事也。對曰。陛下不召臣。驚下使荀位宰相。宰相者。左天子理金易順四時。親封百姓。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。上

稱善。夫宰相之无專職。以有司在也。使有司皆效宰相之所為。則天下殆矣。尉官上林主禽獸。而不能舉其數。其失職則甚矣。豈勃相如比乎。且人主之治天下。其道在用人得所而已。如使才者以能言見斥。不肖者以充嘿得留。則天下之有才者。思矣。是歎宋人之求美玉也。有粥于市者。責其不當炫玉。弃而不顧。夫責其炫玉可也。遂疑其玉不美。不可也。釋之。言何以異。于是故失一嗇夫。不足惜。使天下之士聞之。皆以有才為戒。而以泄沓充嘿相尚。則其為失大矣。釋之。于是時。誠使嗇夫暫守假職。以譽其行能。治狀既白。然后官之不者斥而退之。則上无失人之患。而嗇夫亦不得倖進。今釋之言不及此。吾故以為非也。雖然。釋之。意非為嗇夫也。夫文帝賢主也。然而倖臣鄧通。趙談之屬。歎接踵而泣。晉今又以嗇夫能言而官之。彼世主之。

賢不皆如帝也。苟以一言之善。晉用其私人。如嗇夫之比。其害豈不甚哉。故因其端而逆折之。不使後世得所藉口。此釋之意也。釋之可謂知大體矣。

方蘭垞金陵問答

密默子薄游金陵。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。自昭代龍興。吾江南沐浴生息。晏然不見兵革者。二百有餘載。劇寇壓境。三辰失序。金陵豕淪為異域。合東南行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。誓師城下。喪敗相繼。蠶食么麼。駸々坐大。煩兩朝之宵旰。竭生靈之膏血。自癸丑汙甲子。十有二年而始復失也。若隕箚之易得也。比摧山之艱。天不降康。民其何罪。吾子積勞兵間。孰悉情狀。其能以金陵已事諗予乎。密默子曰。不知而言不智。知而不言不忠。賊萌芽乎金田。咆哮乎永安。跳盪乎長沙。橫決乎江漢。其間

命將出師。兵事連歲不解。功罪之跡。利鈍之機。傳聞異詞。請从
蓋闕。洎乎并武昌。躡彭澤。掠皖城。趨采石。舳艫千里。直指石頭。
如蜚蝗蔽天。莫敢叩視。猛獸出柙。市廛盡空。夫以江南恬娛。嬖
玩之俗。脆薄柔靡之民。倉卒遇敵。應時崩摧。勝敗之故。无待著
龜矣。蓋賊之覬金陵。非一朝。取之以積威。而据之。以全力。蹂京
口。略廣陵。瞰中原。窺半壁。天贊厖猷。先機謀帥。琦文勤邦。上之
捷。向忠益鍾山之師。夾江而陳。控扼南北。賊自是不敢過。蘇常
高竇一步。吳越生氓。驚魂復定者。又七八年。然金陵依山阻江。
城高廣。甲天下。賊渠楊秀清。以梟桀之姿。挾百萬之衆。据形勝
之地。我兵初至。士氣單弱。中旨敦迫。嚴責師期。堅城在前。芒刃
久頓。賊得以其隙。馮陵楚皖。橫溢江淮。羽翮四張。爪牙森布。雖
朝命重臣。分路致討。而往來有牽綴之愆。彼此无聯屬之權。吟

域既分。事機倖舛。迨庚申辛酉間。官兵撓敗。江浙沈淪。賊意驕
氣盈。酣秦姪。縱亡復門。忠猾虜之貫以盈元。之禍應革。冲聖
當陽。疇咨方召。東南再結。悉昇元臣。于是東建瓴之執。鼓行而
東。盪滌江滸。直擣腹心。而金陵始復。為我有傳。曰多難興邦。殷
憂啟聖。又曰非常之功。必待非常之人。何其盛哉。主人曰。寇之
顛末。既聞命矣。抑吾聞之。向公嘆惜宿將。和公亦身負重名。手
握牙璋。龔行天罰。慨然各以平賊自任。而乃百計印攻。僥得僥
失。卒以囊底之知。受困潢池。覆轍相尋。其故安在。咄嘿子曰。向
公受任危難之際。奉命顛蹶之餘。方其下潯陽。趨建業。表創疾
馳。倍衝追躡。始之江南。兵不滿萬。繫戰繫克。捷拔鍾山而守之。
未几。賊由浦口。分衝北犯。浦東皖南。后先告警。羽書日數至。鉞
書譙讓。趣令濟師。良將勅兵。分援南北。亡虛日。丙辰春夏。揚鎮

兩軍相繼覆敗。賊望浦不可遏。孤軍中縣。肘腋單露。不能不左。次以辟其鋒。狀且與疾視師。屏蔽南服。帳中符印。付托得人。而公亦从此逝矣。兵法云。擣瑕則堅者破。又曰。十則圍之。五則攻之。和公初克潤城。氣吞江表。大建旂鼓。會于金陵。時我師在城下者。才五六萬。而沿江數千里。賊輒蔓延。几十倍其數。首尾銜貫。隱狀敵國。為和計者。連衡湘楚。力爭上游。芟薶群凶。迎刃斯解。是為上策。重兵扼徽甯。奇兵拔采石。水陸列戍。賊賊使東。是為中策。全軻孤注。并力攻堅。外撲內衝。冀博一當。是為下策。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。淬厲其志氣。而勞苦筋力。內形既充。百用不損。而乃開塹築圍。星羅棋置。聯營列柵。二百有餘里。備多則力單。戍久則師老。器宐而亡用。士醉飽而就嬉。當事者且謂擣穴搥渠。功在眉睫。人。有裂土拜爵之想。而不知李秀成輩。

方日夜聚謀所以議其後也。執偏隅而昧全局。狃近功而忘遠略。債車負乘。又何責焉。主人曰。向公初薨。張高要名滿天下。厥后庚申之蹶。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。然則和張之優劣。可得聞與。密嚙子曰。和公初至江南也。高要已被總統之命。金陵將卒皆其心膂。奉呼令唯謹。和公深沈而機警。知三軍皆為彼用。且高要方受殊寵。負中外重望。遂一切委任之。推賢讓能。惟洽亡間。高要忠勇善戰。輕財殺死士。兩軍相角。當機制勝。一時罕有其儔。至于長駕遠馭。深心大用。審緩亟之序。而決成敗之機。則兩公皆不能無憾。主人曰。吾聞庚申之變。和公擁餉數十萬。將士飢疲解體。東南半壁。豕臣不支。信乎。密默子曰。和公天資刻深。自奉儉約。亡嗜色求馬之者。甫受命度江。與制府約。將連主兵事。地方籌軍實。數計水陸軍需。月五十萬金。糧臺藉

其數上之督府。督府以授藩覆核。輦金常州。依時散放。各營并日至丹陽關領。而行間寔不名一泉。以若所聞。督師果擁厚貲。則當賊執披猖。餉道中絕。縣金募士。何敵不摧。又安至徒手叫呼。上下坐困。而卒為悍賊乘哉。太史公曰。要之死後。然後是非乃定。夫受鉞升壇。膺丈人長子之任。全師失律。何所逃罪。乃悠々之口。騰播无稽。一倡百和。几成冤獄。嗚乎。亦可哀也已。主人唯々而退。彖撫問答之語。綴為是篇。

高子上名實論上

何謂名。曰工也。商也。農也。士也。習其術。為其事。父師以是教。子弟以是學。所謂名也。何謂實。曰工必能操規矩。執繩墨。運斧斤。制器械。宮室。商必能度貴賤。尻奇贏。通有无。應趨市者之求。農必能辨土宜。識五種。知蚤晚。疾耕數耨。早穡而多獲。士必能立

行誼。通古今。達治體。以任事而立功。人以是求之。我以是應之。事業不同。而同歸于有用。所謂實也。今之為工。為商。為農者。其良楮巧拙。不盡如古。然其事粗修。故器用不乏。有无相通。田疇尚辟。名與實不甚相遠也。若夫所謂士者。吾惑焉。問其所業。自應試詩文外。所謂離經辨志。知類通達。化民易俗者。无有也。問其所讀。自坊刻五經四書外。所謂朝經莫史。博攷載籍。單究百家者。无有也。以言乎立身。誼利之不辨。民飛之不知。賢不肖之不分。求其言為範。而行為則者。无有也。以言乎立事。則山川不能說。祭祀不能語。禮樂刑政。莫識其原。求其才兼文武。惟世所求者。无有也。此其實果何在邪。夫工商農之事。唯其粗脩。故十人中有一二人。冒濫鹵莽于其間者。主人猷或容之。使冒濫鹵莽半其人。則主人必斥而逐之矣。是託其名者少。而為其實者

猶多也。若所謂士者。其冒濫鹵莽。將居其十九矣。上之人曷從而辨之。又曷從而斥之哉。今夫制執本于唐宋之經義。其事非卑且陋也。然昌黎東坡已謂詞類俳優。忸怩自慙。而汲于學乎聖賢。博通古今為事。故韓之禘祫錢物鹽法淮西兵事黃家賊狀諸議。蘇之權鹽場務役法積欠水軍開湖諸議。昔人侮其識政體達時務。非經生所能及。今人自揣摩一卷外。求其寓目于韓蘇諸作。已為希有矣。尚望其會通古今。操筆下議乎五經四書。乃治己治人之本原。益非庠且西也。然必明訓故。識句讀。辨異同。而後得其旨意。必諡之躬行。證之史傳。攷之時事。神而明之。乃能著之于事業。今也据坊刻譌脫之書。奉前人一家之說。訓詁之未明。句讀之未分。何論旨意。剽竊字句。塗附詞章。如畫家之有設色。曲本之有務頭。以為其體例當尔。而于一己之

身心古今之事理。嘗然若不相關。其稍知自惡者。拘攣曲謹。守
嬪女之檢押。亦不過如中庸胡公。模稜味道。侮鄉里善人足矣。
安望其立功立事。御災捍患乎。顏黃門有言。漢時賢俊。以一經
宏聖人之道。上明天時。下該人事。用致卿相多矣。末俗空守章
句。施之世務。殆無一可。烏乎。循是說也。以求之。今人殆未嘗明
一經矣。而渠加以民人社稷之任。其不茫如墮烟霧者。幾人乎。
夫工而不能為工。則不得其直。商而不能為商。則不得其財。農
而不能為農。則不得夫食。與衣。其敝也。絀辱人。病辱己而已耳。
而人猶且受其病。至於士而失其所以為士。則天下胥受其病
矣。而猶謂然。擁其虛名。肆于人上。而曰彼工也。商也。農也。粗
疏苟賤。皆卑於我。而役我奉我者也。竊其名者之計。誠得矣。取
而任之者。果何所得哉。夫治天下之大端。有所謂職官。食貨。刑